

日本藏晚清中日笔谈史料述略*

魏丽莎

日本明治维新以降,伴随着大量中国人东渡,中日文化交流迎来了新的黄金发展时期,诗文往来、撰写序跋、品评作品,交流形式呈现出多元化倾向。而笔谈交流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也发挥了空前的积极作用。“舌难传语笔能通,笔舌澜翻意未穷”^①,黄遵宪的这两句诗,道出了汉字文化圈内独特的笔谈韵味。近年来,这些笔谈记录在日本逐渐被人发现,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有力补充,而国内学界对此尚缺乏整理。有鉴于此,撰此小文,以供相关学者参考。

1.《大河内文书》

大河内辉声(1848-1882)与中日韩文人笔谈资料集。大河内辉声,上野(现群馬县)高崎藩第十代藩主,明治维新后,闲居东京,热衷于与中国人笔谈交流,这是他保存的笔谈资料,现存71册73卷,计有:《罗源帖》,自明治八年(1875)至明治九年,原有18卷,现存16卷16册,缺第1卷和第15卷。《丁丑笔话》,明治十年,原有7卷,现仅存第7卷,第1卷至第6卷均缺。该卷与《戊寅笔话》第1卷合成1册,存于高崎市赖政神社的仓库里。《戊寅笔话》,明治十一年,原有26卷,现存25卷,缺第24卷。《己卯笔话》,明治十二年,原有16卷,第1卷至第14卷均缺,现存第15卷和第16卷。前者单独成册,后者与《庚辰笔话》第1卷合成1册。《庚辰笔话》,明治十三年,10卷10册,其中第1卷和《己卯笔话》第16卷合成1册。《泰园笔话》,明治十四年至明治十五年,17卷17册。《韩人笔话》,1卷1册。《书画笔话》,1卷1册。据估计,《大河内文书》原存96卷94册^②。该资料保存了大河内与何如璋、黎庶昌、黄遵宪等中国外交官,以及寓日文人罗雪谷、王治本、张滋昉等人的笔谈记录,持续时间之

* 本文属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日本藏晚清中日笔谈史料集录与研究”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《与宫岛诚一郎等笔谈》。陈铮编:《黄遵宪全集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722页。

②以上统计见郑子瑜、实藤惠秀编校: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》,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,1968年,第3-4页。

长,参加人数之多,内容之丰富,名列晚清中日笔谈记录之冠。

该资料最早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 1943 年在埼玉县平林寺发现,他精选部分学术性和趣味性较强的内容,用日语著成《大河内文书-明治日中文化人之交游》(平凡社,1964 年),从此该资料走出深闺。1968 年,实藤又与郑子瑜合作编校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》,对该资料中与黄遵宪有关的笔谈记录作了整理。《笔谈遗稿》在中国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先后被收入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》、郑海麟、张伟雄编校《黄遵宪文集》^①、吴振清等编《黄遵宪集》^②、陈铮编《黄遵宪全集》^③。

《大河内文书》原稿藏埼玉县平林寺,后移至大东文化大学,部分存放在早稻田大学,后者度藏有全部笔谈遗稿的缩微胶片。近日,刘雨珍教授据此整理出版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^④,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的深入。

2.《王治本在金沢笔谈记录》

王治本(1835-1908),浙江慈溪人,光绪二年(明治九年,1876)岁暮赴日,先后任日清社、同人社汉语教师,中国驻日公使馆学习翻译生,长期在日游历,寓日时间之久,交友之广,留下史料之多,罕有其匹。这是王治本访问金泽时,与当地文人的笔谈记录。它由以下 5 册组成:(1)《与清国王泰园笔语原稿》,明治十五(1882)年八月二十日,横山正和等,14 叶。(2)《王泰园笔话等略记》,明治十五年八月二十日、二十五日,山岸弘等,12 叶。(3)《王泰园书牋并笔语录》,横山正和等,14 叶。(4)《明治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招饮王泰园席间笔语》,山岸弘、山岸千吉等,16 叶。(5)《明治十五年九月十七日招饮王泰园席间笔谈等》,17 叶,为(4)的誊抄件。该记录的内容以论诗为主,原稿度藏金泽市山岸共家,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 1965 年 2 月拍摄的照片。

3.宫岛诚一郎与中国人笔谈记录

宫岛诚一郎(1838-1911),号栗香、养浩堂,山形县米泽人,曾任修史馆御用挂等职,嗜诗好文,与中国人过往甚密,身后留下了大量的笔谈遗产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度藏以下他与中国人的笔谈记录^⑤:

《黎庶昌笔谈》:明治九年(1876)十月八日,1 通小纸;《明治十年笔谈》:宫岛、王泰园、川田、重野、中村、小森泽;《清国公使笔谈》:何如璋等,明治十

①京都中文出版社,1991 年。

②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3 年。

③中华书局,2005 年。

④天津人民出版社,2010 年。

⑤以下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编《宫岛诚一郎文书目录》(1997 年,第 9-11 页)著录。

一年二月一三月,1册;《清国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笔谈》:明治十一年,1册;《清国公使笔谈(汉学之部)》:明治十一年二月十五日,1册;《栗香大人与支那人问答录》:明治十一年二月(明治二十六年五月整理)、明治十二年三月一八月、明治十二年九月(明治二十六年七月整理)、明治十三年一月(明治二十六年八月整理)、明治十四年一月(明治二十六年九月整理),5册;《沈文荧临别笔谈》:明治十二年,5通1包;《沈黄之卷》:明治十二年三月二日,1卷卷子;《何如璋笔谈》:时间未详,1叠;《黄遵宪笔谈等》:明治十四年至二十四年,1捆1包;《清国公使笔谈》:何如璋、黄遵宪等,明治十四年至十五年,1册;《明治十四年何黄二使谈》:1卷卷子;《奉赠何君阁下书》:何如璋,明治十四年十二月,1册;《黎庶昌笔谈》:明治十五年,1卷卷子;《栗香斋笔话》:(1)《黎庶昌等笔谈录》,明治十五年五月十四日至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,(2)《黎庶昌等笔谈录》,明治十八年八月四日至十九年一月三十日,2册;《张导岷笔谈》(张孝穆跋),明治十五年;《姚文栋笔谈》:明治十五年七月,49通1包;《姚文栋来访笔谈》:时间未详,5通1包;《黎庶昌笔谈等》:明治十五年前后,1册;《姚文栋笔谈》:明治十七年七月十九日,7通1包;《笔谈录》:姚文栋等,明治十八年,1捆1包;《黎庶昌笔谈》:有破损,时间未详,1卷卷子;《笔谈录》:张滋昉、黄锡铨等,时间未详,1捆1包;《黄遵宪、汪凤藻等书函及笔谈》:明治二十年,1捆1包;《黎庶昌公使笔谈》:明治二十一年二月九日,2册;《清国使节何黄沈笔谈》:时间未详,1卷卷子;《张沆导岷笔谈》,明治二十年,1卷卷子;《杨守敬惺吾笔谈》:时间未详,1卷卷子;《何子峨公使临别笔谈》,时间未详,1卷卷子;《清国使节何子峨、黄遵宪笔谈》:时间未详,1卷卷子;《笔谈录》,时间未详,1捆1包;《清使笔谈》:养浩堂,明治二十二年六月,1捆1包;《笔谈录》:明治二十三年二十八日,1册;《清公使裕庚来谈(笔谈录)》:明治二十八年七月,1捆1包;《黄遵宪笔谈》:时间未详,1捆1包。

除早稻田大学外,日本国会图书馆亦藏有丰富的宫岛诚一郎档案。据该馆藏《宫岛诚一郎文书》,笔谈记录有:《养浩堂私记》2卷;《杨守敬、张沆始末》,明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,1袋;《杨守敬笔谈》:明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,1袋;《黄陈方姚张送别会资料》:明治十七年三月,1袋。

此外,宫岛哲嗣亦保存有丰富的笔谈史料^①,计有:《清客笔谈册子》,明治十年,宫岛诚一郎钞;《杨守敬笔谈册子》,明治十五年,宫岛诚一郎钞;《黎莼斋笔谈卷》,明治十六年,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笔谈,复制品;《黎莼斋笔谈卷》,明治十七年,黎庶昌与宫岛诚一郎笔谈,复制品;《黎庶昌宫岛诚一郎笔谈卷》,时间未详;《黄遵宪宫岛诚一郎笔谈卷》,时间未详。

^①据鱼住和晃:《宫岛家文书收录资料目录》,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《国际文化学研究》第3号,1994年11月。

整理问世的宫岛与中国人笔谈记录的成果有：陈捷：《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的笔谈记录》，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《中国哲学研究》第12号，1998年6月；信广友江：《宫岛家文书·驻日公使等笔谈》（1）至（4），《中国学论集》第21至24号，1998年11月、1999年3月、1999年9月、1999年12月；张伟雄：《文酒唯须修旧好—宫岛诚一郎与清国公使团员笔谈考（1）》，《札幌大学总合论丛》第9号，2000年3月；张伟雄：《明治时期日中文人的“修身治国”论—宫岛诚一郎与清国公使团员笔谈考（2）》，《札幌大学总合论丛》第17号，2004年3月；陈铮《黄遵宪全集》；刘雨珍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。

4. 森立之《清客笔话》

10册，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藏，是日本学者森立之（1807-1885）将自己与杨守敬笔谈真迹、短简、留言等往来资料整理而成的资料集。第9册至第10册还包括森立之与黎庶昌、姚文栋交往资料。主要记载明治十四年（1881）、十五年森立之与杨守敬讨论古书搜寻、交易、出版等内容。

《清客笔话》已由陈捷博士整理发表在《杨守敬集》第13册^①，其《关于〈清客笔话〉及其价值》^②一文亦可资参考。《清客笔话》亦载刘雨珍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。

5. 冈千仞与中国人笔谈记录

冈千仞（1833-1914），字天爵，后改振衣，号鹿门，仙台人，历任东京府立中学教师、文部省编修寮编修、修史馆编修、日本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东京书籍馆（现国立国会图书馆）干事（实际上的馆长）。作为日本近代汉学家，冈千仞与中国人多有往来，遗有以下一些笔谈资料：

（1）《莲池笔谈》，载东京都立图书馆特别文库藏《冈鹿门杂辑》第294册，11叶，明治十一年（1878）八月一日，冈千仞与黄遵宪、沈文荧、王治本等笔谈，中心话题有中日两国气候、植物异同、对日本汉诗和赖山阳的评价、明治汉学家近况以及旧雨社诗会情况。

（2）《清讌笔话》，载东京都立图书馆《冈鹿门杂辑》第294册，6叶，明治十一年九月二十日，冈千仞与沈文荧笔谈记录，谈及公使馆搬迁、《万国史》编纂等话题。

（3）《与黄遵宪笔谈》，载东京都立图书馆特别文库藏《冈鹿门杂辑》第292册，冈千仞与黄遵宪笔谈真迹，散叶，标题笔者自拟。内容涉及行将在汤岛孔庙举行的祭孔释典、中西学问、对赖山阳和新井白石的评价等。

①湖北人民出版社、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。

②《原学》第5辑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。

上述笔谈资料可参见陈捷《冈千仞与来日中国知识人之交流—通过〈莲池笔谭〉〈清讌笔话〉等笔谈记录》^①,亦载刘雨珍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。

(4)《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》,载王尔敏等《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》,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,1993年,第501-505页。这是光绪十年(1884)秋冬,盛宣怀与来访的冈千仞之间的笔谈记录,内容涉及对中国时局的认识、对驻华公使榎本武扬的评价,以及冈千仞翻译《米利坚志》和《法兰西志》的初衷。

(5)《盛宣怀与冈千仞、冈千濯笔谈》,载体同上,505页至517页。这是光绪十年秋冬盛宣怀与冈千仞、冈千濯的笔谈记录。话题有匡正中国时弊之策,以及对《皆麻子》、《普法战记》、《尊攘纪事》的认识。笔谈中多涉及岸田吟香、王韬、张焕纶、黄遵宪等人。

(6)《笔话》。冈千仞于明治十七年5月来华游历^②,6月9日和15日与上海龙门、正蒙两书院的士子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。日本《邮便报知新闻》明治十七年(1884)7月9日、10日、11日“文苑雅赏”专栏分三次以《笔话》为题刊出了冈千仞的这次笔话,参与笔话交流的有孙照、姚文枬、葛士澹、范本礼、张焕纶。如何因应西方的挑战,成为笔谈的中心话题之一。易惠莉教授以《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晚清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》为题,将它整理发表在《档案与史学》2002年第6期。同时,她还同期刊物上撰文《中日知识界交流实录——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》进行了研究。

6. 增田贡《清使笔语》

存《清使笔语》第三、第四卷,2册,残卷一、卷二,东京都立图书馆藏,系增田贡与中国驻日外交官和文人的笔谈记录。增田贡(1825-1899),号岳阳,骏河国田中藩(现静冈县藤枝市)人,维新后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(现筑波大学)汉文教师,长于史学,著有《清史览要》、《满清史略》。《清使笔语》卷三41叶,卷四39叶,为明治十一年(1878)十月至明治十三年七月的笔谈资料,系增田日后整理誊抄而成。中方出场人物有:何如璋、何定求、张斯桂、张子菁、黄遵宪、沈文燮、沈兰生、廖锡恩、陈衍范、王治本、王藩清、王仁乾、王韬、罗宝森;日方出场人物有:增田贡、石川英、大河内辉声、冈千仞、成瀬大域等。内容

①《日本女子大学纪要》第12号,2002年2月。

②郑海麟辑:《清季名流学士遗墨》辑有沈文燮、杨守敬、姚文栋、王治本、黎庶昌、张焕纶、葛士澹、姚文枬、易顺鼎、李士荣、王廷鼎、俞樾、李慈铭、盛宣怀、徐琪、周家楣、袁昶、席淦、周馥、沈增植、张裕钊、龚易图、朱一新、文廷式、邓承修、关桂林等清末文人与冈千仞遗墨,其中多数为冈千仞此次游历时所赠。(《近代中国》第11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1年)

涉及两国的历史文化、风俗习惯等;增田的《清史览要》亦成为主要话题之一。《清使笔语》还记载不少诗歌交流,收有沈文燹、王韬、应宝时、陈福勋与增田之间的书简。

该史料由陈捷博士题为《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〈清使笔语〉翻刻》全文发表在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(第143册,2003年3月)。同时,她还撰文《增田岳阳与赴日中国文人之交流——通过岳阳与中国人笔谈记录〈清使笔语〉》(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142册,2003年3月)进行了研究。《清使笔语》亦载刘雨珍《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》。

7.《邂逅笔语》

一卷,土屋弘编,明治十四年刊,为土屋弘与陈鸿诰明治十四年七月八日至十日的笔谈记录。土屋弘(1841-1926),字伯毅,号凤洲、晚晴楼,和泉(今大阪南部)人,长期从事教育工作,时任大阪堺县三等教授,兼师范学校校长。陈鸿诰,字味梅,号曼寿,浙江秀水(今嘉兴)人,诸生。善诗文,喜书画,尤精篆书。明治十三年(1880)赴日游历,明治十五年回国。该资料凡8叶,由土屋整理后付梓,多论及日本教育制度,亦可见清末文人东瀛鬻艺的真实一面。

8.《槎客笔谈》

不分卷,10叶,1册,写本,关西大学图书馆藏,为佐藤精明与张滋昉的笔谈记录。佐藤精明,著名汉学家安井息轩(1779-1876)高足,时在修史馆任职。张滋昉(1839-1900),字袖海,北京大兴人,善诗文,明治十二年(1879)赴日,先后在兴亚会支那语学校、东京外国语学校(今东京外国语大学)、中国驻日公使馆东文学堂、东京帝国大学(今东京大学)等任教,为寓日时间最久的晚清文人之一。该资料由佐藤精明整理,计有以下5次笔谈记录:明治十四年(1881)七月十一日、明治十八年二月十五日、三月二日、四月十日、明治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。此外,亦有佐藤与慈溪商人王仁爵(明治十四年七月十日)、韩国人孙鹏九(明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)的笔谈记录。《槎客笔谈》中多有诗文唱和,亦谈及中国的报纸、贸易和方志等内容。

以上我们介绍了数种清末中日笔谈资料。限于篇幅,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。这些资料具有下列特点。

第一,笔谈原件多信手书来,墨迹潦草,春蚓秋蛇,加之没有解释,给第三者带来不小辨认的困难。有鉴于此,森立之、增田贡、宫岛诚一郎等人生前都对笔谈原件进行了誊抄整理,大河内辉声甚至每次将笔谈记录按序裱糊保存,并细心地在原件上对笔谈人物、地点等施以注解。但著名学者实藤惠秀与郑子瑜根据《大河内文书》整理出版的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》,其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舛误。此外,宫岛尚有许多未及整理的笔谈记录,它们颇多

散乱,使人在判断笔谈笺纸的先后顺序、识别书主、字迹之时,颇费周章。这充分说明笔谈原件的整理绝非易事。

第二,这些笔谈资料,当事人大多未曾预料公诸于众,即兴书写,未作润色,因此具有较强的真实性。同时,它近乎日常对话,一问一答,上至天文,下及地理,内容广泛,有些谈及身边琐事,甚至不忌讳男女之私,由此带来芜杂的一面。这就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去粗取精,由表及里,层层叠进,只有这样,才能取得披沙炼金之效。

第三,上述笔谈记录根据笔谈者不同的身份,产生了不同的内容特点。如,宫岛诚一郎具有双重身份:在文化上喜欢中国,但在政治上坚定地维护日本的利益。因此,他与中国人的笔谈,除谈诗论文以外,常带有刺探情报的目的,涉及琉球归属问题、中法战争等内容较多,外交史料价值较高。而在东京过着寓公生活的大河内辉声,衣食无忧,崇拜中国文化,他留给后人的《大河内文书》未见有任何删节。因此,该笔谈数量庞大,内容驳杂,但惟其如此,原汁原味地保留了百年前中日交流的原始面貌。笔谈中,他喜欢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,更多谈论的是诗文和日常生活。至于学者森立之、冈千仞和增田贡,他们与中国人的笔谈,更侧重于学术文化。

晚清中日笔谈记录犹似一座富矿,入矿者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所收获。而对它的开发,序幕刚拉开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